

张相文

与中国近代地学的兴起

于波 著



在中国地学史上，张相文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他所编写的地学教科书、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及其会刊《地学杂志》对我国地学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他及其所做工作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我国古代舆地学的终结与我国近代地学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相文



与中国近代地学的兴起

于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学的兴起/于波著, 一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5482 - 0726 - 9

I ①张 II ①于· III ①张相文 (1866 ~ 1933)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840 号

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学的兴起

于波 著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蔡红华 李 平

封面设计: 夏雪梅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5 5

字 数: 143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726 - 9

定 价: 18.00 元

地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前 言

在中国地学史上，张相文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他所编写的地学教科书、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及其会刊《地学杂志》对我国地学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他及其所做工作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我国古代舆地学的终结与我国近代地学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近代地学兴起的专题研究，学界至今少有涉及。对于张相文及与张相文相关的研究，诸多前贤已不同程度地研究在先。

1987年，为纪念张相文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曹婉如先生曾专题为文，介绍了张相文的成长经历及他所编写的地理教科书、创立的中国地学会、创刊的《地学杂志》等，并站在中国地理学史的高度概括了张相文时期我国地理学发展的特点与地位，评价了张相文所作的贡献。^① 197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林超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张天麟教授分别撰文纪念。^② 两文虽与曹婉如文章内容相

① 曹婉如：《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载《地理学报》第38卷，1983年第3期。

② 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1982年第2期。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载《历史地理》，1982年第1期。

近，但与曹婉如站在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看问题不同，更多地介绍了张相文在地理学方面的具体工作。林超主要介绍中国地学会及《地学杂志》，张天麟除此之外更多地介绍了张相文的作品在地理学不同领域的具体贡献，并于1999年再次著文回忆张相文。^①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宋青春、徐兆奎二位先生也分别为文介绍了张相文在地质学、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其中宋青春还出具史料证明中国地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恢复活动的意向，^②并曾在张相文故里江苏省泗阳县举办的张相文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文章。^③其他一些学者，虽不是专题为文研究张相文，但行文间亦多有涉及，^④也有一些地学类通史性专著由于张

① 张天麟：《20世纪我国第一位地理学家——张相文》，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回顾发展回忆录》，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又见刘纪远主编《现代中国地理学家的足迹》，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② 宋青春：《关于中国地学会活动的停止时间问题》，载《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3期，第84-87页。

③ 宋青春：《论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张相文首创的中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载中国人民政协江苏省泗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泗阳文史资料》第五辑，1987年，第86-116页（其他与科学史关系甚小的纪念文章恕不提及）。

④ 张九辰：《竺可桢与中国近代地学模式》，见《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2年）。艾素珍：《清末自然地理学的翻译和出版》，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7卷，1996年第1期。艾素珍：《近代自然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见《第七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文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许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起源》，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291页。张天麟：《张相文》，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的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相文在地学史上继往开来的特殊地位不可避免地屡屡言及。^①

近年来,有国外学者对张相文开展了研究。例如,致力于东亚研究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 Thomas H. Hahn, Madison, 从 1999 年即着手对中国张相文与中国历史地理^②、张相文与他的佛学地理志^③、世纪之交的中国地学^④以及 21 世纪之初地学如何作为政治的体现物^⑤等问题开展研究。

然而,这些以张相文为专题的文章,由于绝大多数属纪念性文章而非研究性文章,所以介绍性内容居多,研究的成分不够;少数研究性文章又非专题研究张相文,仅是其中涉及一二;至于通史性专著中虽鲜有未提及张相文者,但多为勾勒历史线索而为之,着墨不多;所以,对张相文在我国近代地学兴起过程中的贡献的深入研究,几付阙如。虽有学者以“邹代钧、张相文、竺可桢”为题作对比研究,但仅限于将三人生平、地理知识的来

① 董光壁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4 页。赵荣、杨正泰:《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笔者所见为电子版,请参阅“近代地理学的萌芽”一章)。董光壁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4 页。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7 - 129 页。卢嘉锡主编:《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地学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8 页。

② Institutionalizing the Research on Space and Time - Zhang Xiangwen and the First Chair i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Western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oise, Idaho, September 1999, pp. 17 - 18.

③ Zhang Xiangwen and his Buddhist geography (Foxue dilizhi);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diana, Bloomington, Feb. 2001, p. 2.

④ Chinese Geo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 The Case of Zhang Xiangwe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 2), Berlin, August 2001, pp. 12 - 15.

⑤ Geography as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 (NYCA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Oct. 2001, pp. 26 - 27.

源、主要学术成就、学会作了表格式的列表对比，研究深度不够，多为介绍性文字，实际上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起源”异名同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史类学术文章。真正将三位先驱作深入对比的研究在史学圈内迄今未见。总之，张相文是一个颇值研究而又缺乏研究的重要人物，已有的一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①不够深入，多为罗列成就，少有具体研究。对他的代表作《新撰地文学》还停留在总体特点寥寥数语的描述与赞誉，对他的地理教科书还悬浮于“第一”的陈述，对他创立中国地学会还局限于一些史实的记述，对《地学杂志》还局限于文章篇目的分类与统计。②不够全面，对张相文辞去会长后的中国地学会缺乏了解；对晚年的张相文缺乏研究；对张相文的工作，多注重于学术本身的成就，较少研究其历史价值；多局限于学术价值研究，缺乏历史背景的整体分析。③缺乏对比研究。中国近代地学的兴起，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历程和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张相文仅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优秀代表之一，欲客观地评价其对于近代地学兴起的历史贡献，如能放在其所承之前及所启之后的代表人物中作对比研究则更能体现出其全面性与客观性。

有鉴于此，本人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的认真研究，并对北平研究院有关中国地学会所遗档案材料及上海交通大学所存南洋公学档案的多次调研，对张相文的工作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研究。并用对比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地学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将张相文与邹代钧、竺可桢作了对应比较，在此基础上给予张相文及他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以客观的评价，澄清了一些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全新的材料和崭新的视角，全面、客观地确定了张相文这位地学先驱的历史地位。

于 波

2004年5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三位中国近代地学先驱 ——邹代钧、张相文、竺可桢	(1)
第二章 三位先驱对我国近代地学教科书的贡献	(29)
第三章 抗战前后的中国地学会	(74)
第四章 《地学杂志》的贡献	(98)
第五章 张相文的科学观	(131)
第六章 张相文的历史地位	(151)
后 记	(162)

第一章 三位中国近代地学先驱

——邹代钧、张相文、竺可桢

引 言

每每触及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耳目所接者，每为如是所云：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看到了打败他们的西方科学技术。先是在坚船利炮的技术层面，然后进入声光化电的知识的层面，再后，则深入到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背后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的层面上，中国近代科学就是在帝国主义的隆隆炮声中蹒跚起步的……这似已成为不争之史实。倘进一步发问：哪一门学科为先行学科？恐多数人一时不能定然作答。倘有人以地学作答，若再问如何兴起？谁人贡献最大？大概多数学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由于长期闭关自守，中国人从来只有天下的意识，并不知天下之外还有世界这个概念。所谓天下就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加上四夷的地域范围。鸦片战争的爆发，才打破了中国与四夷的传统旧观念，“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才渐渐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从而激起了强烈的了解世界的欲望。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地学一大分支学科的地理学首先受到了国人的关注。从站在中国看世界，到站在世界看中国，中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认识过程。这一代中国人从地理学开始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而这一时期的所谓地理学实际上囊括了今天所说的整个地学领域，包括天文、地文、人文，甚至地质学、生物

学亦含于其中。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应的学科，仅有一些零散的经验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科学的排头兵就是地学。

19 世纪，中国的地学还处在方位地理时代。在这个时代，地图学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重要又最实用的学问。舆地世家的邹代钧亦因之而成为当时的“地学巨子”。当历史刚刚跨入 20 世纪的门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能满足于世界分五大洲，中国并非世界中心这样的地理概念，而是从日本的崛起中，产生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强烈渴望。先是负笈东游日本，后又远赴西方，一批一批的炎黄子孙，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梦想用西方科学知识重塑自己的家园。就在这大批游学赤子尚未回国，国内固有文化不足以立国的青黄不接的当口，在国内地学界，出现了一位未出国门而习成日语，因编译地学教科书而名噪我国地学界的地理教员，这就是我国国内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中国地学会的创办者——张相文。他所创办的中国地学会会刊——《地学杂志》于 1910 年开始向国人传播地学知识，连同他的教科书一起，为国人传播西方地学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张相文因此不仅“为教育界所崇拜”^①，而且受到我国地学界的景仰^②。随着留学生不断学成归来，国内这批未曾经受过正规西方科学训练的经世致用的旧知识分子，很快便成为“科学老家”，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都无法成为学习西方的带头人。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接力棒已传到了留学归来的莘莘学子的手上，其中地学领域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就是竺可桢。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弱小的留美博士，不仅以学科领袖的身份，将最新的理论带到了仍津津于主要从日本传入的 19 世纪末

① 蔡元培：《中国地学会地学丛书·序》，载《地学丛书》。

② 《地理学报》创刊号，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扉页。

西方地学理论的中国地学界，而且还以学科组织者的形象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更胜于前人者，这位既理解我国固有文化，又谙知西方科学真谛的学贯中西的新一代学者，在带回西方先进学术的同时，还将学术背后西方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一并带回了正处在迷茫之中徘徊的中国科学界。

一、三人的生平简历

三代开创者，奋斗在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三个阶段，推动着我国地学在不同的层面上与西方接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在值得我们后人赞誉与追怀的同时，也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对比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先将三位先驱的生平和业绩简约概述于下。

邹代钧，字沅帆，湖南省新化县罗洪村（今属隆回县）人，邹汉勋之孙。清咸丰四年（1854年）生。光绪初补县学子弟员。旋至甘肃肃州（今酒泉）见左宗棠，保县丞。其家数世习舆地学，他最为突出。光绪十三年（1877年），邹代钧随刘瑞芬出使英、法等国，注意研究地理，随时记录。以度里相推之义，参照迈特（米达，即公尺）与华尺比率，制中国舆图尺，作为绘图准绳。回国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主修成《湖北全省地图》，并附解说。在武昌创办舆地学会，翻译地名，改订经纬线，用中国舆图尺，首创以铜板印制中外彩色地图，质量优良，准确度高，颇为时人所重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箴为湖南巡抚，锐意革新。邹代钧由武昌返乡，建议开采矿物，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对主要矿藏实行重点经营。光绪二十三年，担任《湘学报》舆地编纂，湖南时务学堂舆地教习。同年，他为首与艾敦甫、彭焯南、彭庄仲、晏谷如等于新化实学堂，讲求经事之学，新化风气从此大振，树全国教育之先声，与长沙时务学堂相辉映。次年在南学会主讲舆地。戊戌政变后，他于光绪二

十八年至北京，充编书局总纂，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光绪二十九年，擢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1908年，卒于武昌舆地学会，年54岁。^① 邹代钧一生著作丰富，主要是地记、教科书、文存诗存等。

张相文，字蔚西，号纯谷，1866年生，江苏省泗阳县（原桃源县）人。累世耕读，门第寒微。幼喜读书，家贫无资，10岁入私塾，勤奋好学，聪明绝伦，屡屡易师，步步进益。受良好古典教育。19岁时，识量渊通，志怀沉静，博览史籍，尤工属文。弱冠之年，有幸聆教于胡和梅大师门下，畅领教益，名噪江淮。“至是学乃大有进步。然犹为科举所困。甲午以后，始尽焚弃之，专以地理教人。”继而接触到《万国公报》、《格致汇编》、《地理备说》，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江南制造局出版的科学书籍以及维新党人办的时务报和《孔子改制考》，眼界大开，思想受到很大震动，于1889年至上海南洋公学教留学班地理、国文等课，一边积极吸收西学，一边努力随日籍教员学习日语。两年之后（1900年底），日文已通，可阅读翻译日籍，迅速站在了当时引进西学的前沿，从此开始了30年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先是在教育界主要从事编译教科书及地学教育10年（1900—1910年），吸收并传播西学，并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为首届国会议员；其后10年（1910—1920年）主要致力于办地学会，刊行《地学杂志》，开辟中国新地学；再后10年（1920—1930年）主要精力则致力于佛学研究，1931年患脑溢血病卧床榻，1933年1月溘然作古。主要作品有《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我国编写的第一部地理教科书^②）、《新撰地

① 感谢湖北省新化县县志办提供的资料。

② 曹婉如：《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见中国人民政协江苏省泗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泗阳文史资料》第五辑，1987年，第69页。

文学》(我国近代自然地理学兴起的标志^①)、《最新地质学教科书》(我国第一部普通地质学教科书^②)等等。一生作品(除教科书外)汇成《南园丛稿》，凡70万言。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生，浙江上虞(原绍兴县)人。幼随兄习，熟读四书。9岁入蒙学堂，适逢新旧学制交替，既受传统教育，又受新学启蒙。15岁考入上海澄衷学堂，后入复旦公学。19岁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打下良好数理基础和外语基础。20岁(1910年)入选第二批留美庚款公费生。先入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农学院学习农业，1913年毕业后于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时年气象隶属地质学和地理学系，5年内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回国后先入武汉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武高)讲授地理、气象课程。两年后又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开设地质学、地文学、气象学等课程，出版《地学通论》。第二年，学校改为东南大学，创建地学系并任地学部主任，教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地质学等课程。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多出自他的门下。1925年至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一年后又受聘在南开大学任教。1927年应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聘请，在南京筹建气象研究所。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4年逝世于北京。一生著述甚丰，涉及领域亦甚多。大致分如下八个方面：①季风研究；②台风研究；③地理学与自然区划研究；④物候学研究；⑤气候变迁研究；⑥自然资源综合研究；⑦科学史研究；⑧科学普及研究。限于选题范围，

① 艾素珍：《近代自然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见《第七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文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② 王鸿祯等：《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本文只研究他在东南大学时期。

二、三人的学术经历

邹氏舆地之学，溯其源流，起于清代乾隆年间邹文苏之妻吴夫人。夫人名珊瑚，新化四都人，乃当时著名诗人吴兰柴之女，不仅知书能文，而且通晓古今舆地。其父所著《地理今释》，多出于她的手笔。乾隆末年，嫁与邹代钧的曾祖父，生六子，俱以地理教之。即是儿戏，亦聚灰画禹贡山川图为之。六子成人，皆究心舆地，各有著述，号称“邹家七君子”。其中成就最著者，为邹代钧之祖父邹汉勋，与魏源、左宗棠有交往，常与左宗棠碧湘宫畔，举酒对谈，曾为《海国图志》绘制列国地图，还同魏源同撰《尧典释天》。汉勋博闻强识，“湖外学者未能或其先也”。其与魏源齐名，时有“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之口誉。其舆地之学，与魏源的经史之学，何绍基之书法，并称“湘中三杰”。邹汉勋对舆地学之主要贡献是：他根据以经纬线测绘地图的理论的方法，在《宝庆疆里图说》中提出了一套绘制地图的基本原则：①明分率（比例）；②分准望（方位）；③定中宫（坐标）；④测日星。作图则以经纬度化成方格，每格按比例等于若干里，以三百六十度和六十方太密，便改为二十四向。此外，他还创造了地图上的各种标志（图例），如山、水、道路等等，又别之以五色分率之方格。显然，这种方法是晋代地理学家裴秀的“制图六体”的继承和发展。邹代钧自幼承袭家学，造诣良深。光绪二十一年（1885年），得两广总督曾国荃推荐，从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驻节伦敦。公暇之时，广收图籍，潜心研习。在与西方制图方法对比后，确定了我国舆地图尺寸，以我国一尺与迈特（法国尺度名）为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万分与四千万分之比，即我国1尺=308 642/1 000 000 迈特。从此我国绘制地图，才有了标准尺寸。他还尝与英人争辩“哲孟雄”（锡

金)是否为印属小国,旁征博引,证明此地属西藏而非印度,令英人折服。其旅行日记《西征纪程》,详记沿途所经国家与地区之天度、地势、疆域、山川、海洋、政教、历史、物产、时事等,至今亦有价值。归国后,在好友陈立三、汪康年、吴德潇等人的赞助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①)创办舆地学会,拟订章程,译印地图,首创我国出版的小比例尺地图,并重新校订翻译地名,核订经纬线,计划用新法及铜板腐蚀法绘印中外地图600余幅,“惜乏力印行,仅成各省各国总图六十八幅,为我国第一详细之中外地图”^②。所完成的《中外舆地全图》,圆锥投影,用晕滃法绘出,十分新颖,曾作为“大学堂审定中学课本”,随后600余幅分图也陆续出版,由是邹氏地图闻名于世。这套地图是清末地图集的代表作,后来我国出版的中外地图集,大多以这套地图为依据,直到宣统元年学部审定教科书时还作为统一全国地理教科书译音的准绳。^③

译印地图之外,邹代钧还编写有地理教科书及其他地学著述。清末一位学者称邹代钧为新化家派的创始人:“我国言山脉,固有山经专家,然多限于内部,且界限不甚明显。是派崛起,一洗旧习。界以江河,分内部山脉为三大干,深得《禹贡》之意,其创始伟人,即新化邹代钧,故学者以新化家称之。邹氏长于舆图,组织舆地公会,著述中小学教科,得以沾溉士林。有

① 关于舆地学会成立的时间至今不详,唯见邹代钧《中外舆地全图》序言称“甲午议和后”之语,张平认为应该是1895年,邹振环亦引用之。

② 陈学熙:《中国地理家学派》,载《地学杂志》1911年第14期。这个说法不确切。其实,根据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附和顾燮光辑《译书经眼录》卷8地学第十六可知,随后600余幅分图也陆续出版,但此二书所载并不全,具体准确的数字目前未见有精确的统计。

③ 见《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一期,第5页,附录:学部审定教科书提要。

大地图七百五十幅，内地各图，以胡图为底本，而参以近今所出各图。新会梁氏盛称之。……言山脉言外国地理者多宗之。”^①

张相文的一生，最辉煌的岁月应当从南洋公学起始。此后，可谓匡世济时三十载，一程山水一首歌。

第一个十年，1901年，他编写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发行200余万册。之后，张相文又先于严复两年翻译了法国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第一次将环境决定论思想完整地介绍到我国。1908年，也就是在邹代钧去世这一年，张相文出版了其代表作《新撰地文学》，用西方的地学理论解释中国的地理环境资料。该书完全符合清《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凡教地理者，……其讲地文，须就中国之事实教之”^②的要求，一举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地文学教科书，迭迭再版，供不应求。另外，还翻译了日本家政教科书，编写了商学教科书等。除编写教科书外，在这十年中张相文还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同张謇在上海组成教育总会，议定会章，呈请立案，并提倡各县设立分会，研究教育改良，图谋进步，曾任泗阳县（时称桃源县）教育分会会长。

第二个十年。1909年秋，时任天津女子高等学校校长的张相文，面对“西学东渐”，“天演剧烈”，“物竞天择之公例”，目睹“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场”，“持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种族”，痛感“惰农荒亩，邻犁侵耕，老渔醉眠，窃人割纲，同处漏舟之中，共集危巢之下”，于是，“仿彼之例，组成中国地学会”，“馨香顶礼以迎之”，并于次年（1910年）初出版《地学杂志》。从1910年至1920年的10年

① 陈学熙：《中国地理家学派》，载《地学杂志》，1911年第14期。这里所说的“中小学教科”，笔者至今未见别处有任何记载，唯见有《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估计指两湖书院时的讲义。

② 参见《奏定中学堂章程》。

间，张相文及其同人“乌获举鼎”^①，苦力支撑，历尽艰辛，使学会久延不坠，杂志不绝如缕。“十数年间，人地屡易，中遭洪宪之变，复辟之乱，余既以护法奔走频年，未遑兼顾。然一编风行，终以不坠。”^②看到清廷崩溃前的“专断与黑暗”，他认为，欲改变国家现状，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还应该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作为一代地学家，张相文积极奔走于科学救国之路，创办地学会，刊布《地学杂志》。同时，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他不顾袁世凯早年亲委教务长之情和与张謇莫逆之交，坚定地站在孙中山、黄兴、蔡元培、吴稚晖一边，积极投身辛亥革命。

第三个十年，当这位爱国旧知识分子满怀热忱，为引进西学译书设会20年后，发现中国依然“国脉如故，民智如故，人格如故”；当这位最早翻译了《万法精理》，使其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过邹容等一批先进青年，并亲自为辛亥革命出生入死的爱国志士，看到清廷虽然被推翻，中国依然国脉如丝，民生凋敝时，终于在学会无法维持、国家没有希望的双重压力下，痛感自己“与时事无补”，终日“冥心于梵书禅悦中”^③。张相文向好友季景范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吾生平为学无门径，无程序，倾侧汉宋，扰攘中西，冥行探索，泛览无归。晚更世变，奔走南北，始知人生幻妄，惑业相循。乃于大觉法王得所皈依焉。”^④但事实上，据笔者对张相文晚年作品的研究，寂静的山

① 《中国地学会启》，载《地学杂志》创刊号。

② 张相文：《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记》，见沈云龙主编《南园丛稿·南园文存》（卷七），文海出版社，第63页。

③ 张相文：《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记》，见沈云龙主编《南园丛稿·南园文存》（卷七），文海出版社，第64页。

④ 季景范：《纯谷笔谈跋》见沈云龙主编《南园丛稿（卷十二）·纯谷笔谈（卷四）》，文海出版社，第20页。